

时，不得不寻求组建联合政府。看选举结果的话，联盟党在新一届联邦议院 630 个席位中预计占据 208 席。其他主要党派的席位分别为：德国选择党 152 席，社会民主党 120 席，绿党 85 席，左翼党 64 席。

如果看简单多数而定，拉动有着“极右翼”标签的德国选择党进行合作，默茨执政之路或许会更为顺利。且 2025 年 1 月，默茨曾在议会层面提出一项反移民动议，获得魏德尔领导的德国选择党不少议员支持。这一举动

当时被看作一种风向标——打破了德国传统主流政党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“政治防火墙”，甚至招来资历深厚的前总理默克尔的批评。德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马蒂亚斯·米尔施甚至攻击默茨称，“反对移民，根本不是一个想要当德国总理的人所说的话”。而当联盟党胜选后，默茨一再表示不会接魏德尔抛来的橄榄枝，才令德国政坛所谓的主流人士一一放心。接着，仍在台上的社民党选择了未来与联盟党合作。

但即便如此，由于此次德国大选所获票数不足以单独组阁，甚至与社民党联合也不足以成立新政府，默茨不得不继续拉拢一些党派。终于，在 3 月 14 日，朔尔茨政府时期社民党的“旧雨”绿党，也似乎将成为未来可能的默茨政府联盟党的“新知”。但显



而易见，未来如果默茨成为德国总理，这一新政府的政治光谱将比朔尔茨“交通灯”政府更广泛与复杂：联盟党标识为黑、社民党为红，再加个绿，或许还需要一两个小党凑个份子。每个入伙的党都想在新政府中分得一些乌纱帽。包括联盟党内部，基社盟领导人索德尔会有怎样的希求？默茨该如何周全照拂？一旦出现这里那里的闪失，未来的德国新政府随时有翻覆的危险。

在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看来，如果默茨组阁成功，对德国新政府更大的考验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。“特朗普上台后，一改拜登时期力挺乌克兰对俄作战的态度，这对当初不得不跟随拜登政策的欧洲国家来说，无疑是一种背刺。”丁纯向《新民周刊》

上图：连接俄罗斯与土耳其再通往欧洲的“土耳其溪”天然气管道的施工现场。3月1日，俄称该管道遭遇乌克兰军队攻击。

记者分析，“在美国国内，特朗普通过组建‘政府效率部’对既有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清理，对‘深层政府’反攻倒算。其宣称‘让美国再次伟大’。如此等等，让二战之后美国坚持的维护美国为主的西方体系难以为继。这个体系在特朗普看来成本太高，给了盟国太多国防红利。而当美国处于衰落之际，越来越感到这个体系对美国没什么大用场了。于是出了特朗普这样的人，只计算物质交易的东西，也因此反对欧洲主流建制派所形成的倚靠美国之惯性。”在今年 2 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，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指责欧洲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“故意拖延战争”。鲁比奥还声称，未来的俄乌冲突有关和谈，“欧洲没份上桌”。这让默茨等准备上台的欧洲政治